

# 美子的画像



王 藍 著

一之書  
行發社

## 序

序

記得是前年的春天，有天下午由綠衣使者的手裏接過來一大束信，我是照例先要看熟那些朋友筆跡的信的，但那次却破例，爲了有一封筆跡特別秀麗的信在引誘我，於是先拆開看了，原來是一個剛從淪陷區逃脫出來受着敵人通緝的青年投來的一篇稿子——「日支親善」，我一口氣把文章看完，並且對路了說：『這篇文章的題材太好了，一定在最近這期「黃河」上發表。』

接連，又發表了他的一篇「兩個小故事」，從此，這位勇敢的青年開始被無數的西北青年所愛護所注視。他是誰？就是本書的作者王藍同志。（其實他的真名並不是這個，但爲了他的父母都仍在敵人的鐵蹄下過日子，所以只好換用一個名字。）

好多次，我要他有更多的稿子給「黃河」，但他却像一隻燕子那麼輕飄飄地由西北飛到了西南，不但文章沒繼續寄給我，而且連音信也斷絕了兩年多。在每日的懷念中，最近突然又接到他的

來信，並附來三篇已經排印好即將出版的文章校樣，希望我寫點東西放在上面留個紀念。我太高興了，犧牲了半夜睡眠的時間，一口氣把它看完。我的腦海裏深深印上了作者在「一顆永恆的星」與「戰馬和鎗」中寫出的蘊秀和璐，菁的影子：我彷彿親眼看到蘊秀在小房間裏向外開槍打死敵探和他用最後一顆子彈自殺的情景，也彷彿親眼看到璐和菁這兩位英勇的女戰士被敵人殘暴地弄死而她們那始終不屈服的英雄氣概，還有「美子的畫像」中的千秋美子，這個可憐的日本姑娘，她在作者的筆尖下描出了她的可愛多情與內心的矛盾和悲哀，讀完這篇，我受了很大的感動，正如作者在「自白」上所說的：『這篇裏雖然飄散着甜蜜的戀情味，但那是一個更大的悲劇，那裏有我更大的對於敵人的憎恨，更大的對於敵人的仇寇！』作者爲了愛國家情願犧牲一個熱愛着自己的異國少女，爲了愛國家情願殺死愛人的哥哥，其實這還不算甚麼，最難能可貴的是作者親身和蘊秀，璐，菁，還有許許多多在敵後做着秘密工作的中華兒女，他們明明知道自己時時刻刻都有生命的危險，却偏偏不顧一切地往火網裡鑽，往血泊裏衝，爲了愛國愛民族，他們時時刻刻都在準備着做壯烈的成仁。讀完了「一顆永恆的星」與「戰馬和鎗」，我真感動得流淚了，七年來，英勇的中華兒女不知有多少千萬個和蘊秀，璐，菁一樣這些年青青地在戰鬥中毀滅，他們沒有被人注意，然而正如作

者在「自白」中所說：『中華民族的復興史篇，正完全是這些無名英雄一聲不響地用血肉塗成的』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如果作者不是一個在敵後的勇敢工作者，他一定寫不出『一顆永恆的星』（這是最愛的一篇），也寫不出「戰馬和鎗」和「美子的畫像」。偉大的時代教育了無數的青年，偉大的時代把沉醉在溫柔鄉裏的青年變成了生龍活虎的民族戰士，偉大的時代便也產生了偉大文學的作品！朋友，你應該驕傲，我們都應該驕傲，能够在戰鬥中看到敵人在我們的面前滅亡，看到我們新的國家一天天地成長，該是多麼痛快的值得驕傲的事呀！

作者是一個富有文學天才的青年作家，雖然他自謙地在「自白」中說他不懂寫作的奧秘密與描述的技巧，其實由他可寶貴的生活經驗而所寫出的故事的本身已經够偉大够動人了，何況作者的文字是那麽流利，脫俗，輕鬆中而有力量，尤其在結構上是那麽緊張，全書中沒有一句多餘的閒話，處處都能緊抓住了讀者的心。如果再在修辭上用點功夫，作者的前途是未可限量的。

末了，我還希望作者能再有機會跨上他的「戰馬」，佩上他那曾經暗殺過潘逆毓桂的六輪「鎗」重上前線，這一半是爲了國家，一半是爲了更充實他的戰鬥生活，創作更偉大的作品出來。

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深夜於成都

目次

謝冰瑩序	一
我的自白	一
父親	五
戰馬和鎗	三九
美子的畫像	六一
四版後記	九五

# 我的自白

從死神的指爪縫中滑漏出來，帶一身血腥臭，我跑到了平安的大後方。一些人覺得新奇地指着我說：

「瞧，這專門在淪陷區殺人放火的傢伙，在太行山上整天跨着馬挾着鎗過着土匪一樣野蠻生活的傢伙！」

是的，我一直就是這種人物。

我如何能會斯文文地在紙張上玩弄筆墨啊？天哪，我從不會有過希望自己在文壇上扮演一個角色的奢侈夢。

雖然，三年前在北方，我會編輯着兩種文藝刊物，並在一個組織龐大的文學會中頂着會長的高帽子，但，那是偽裝網，我和一些年青的孩子們是耗費了少的時間研究文學，耗費了多的功夫研究

着打擊或毀滅敵人的新花樣。結果，刊物被封閉，文學會被解散，日本憲兵隊的囚禁室內，我和那些年青的孩子們享受盡了「親善優待」。

那一度地，在文藝圈上旋了一轉，僅做了我那殺人放火的大戲中的一個小插曲。

上了太行山，便開始過跨着馬挾着鎗土匪一樣野蠻的日子，當然我更沒有時間去學習使用筆。

渡黃河後，在西安，我戰兢兢地接受了編輯一種青年月刊的任命。但，我是在緊張生活中過慣了的，於是，我仍舊用整個的白天跑到各部隊裏去活躍，剩下很少的夜晚時間坐在編輯室裏，我只能看別人的作品，而始終未敢自己也提一下筆。

來到大後方，生活漸漸鬆弛下去，可是那沉澱在心底的三年以前的往事，它却不停地翻騰上來，在整個的心上日夜反應着強烈的腐蝕，再忍耐下去，我的心快會被溶化成一囊苦水，我不得不急于把它傾吐出來換得寧靜，於是，我被迫地寫出了這本集子的三篇東西。

我知道：一支鎗在我手裏我能在百碼外槍槍擊中十二環，一匹馬在我手裏我能使牠穿山越嶺四蹄如飛，然而，一桿筆在我手裏却變成笨拙無比。我一點也不懂寫作的奧秘，不懂描述的技巧，更不懂怎麼創造一個人物典型，不懂怎樣杜撰一個動人故事。

在「一顆永恆的星」與「戰馬和鎗」兩篇裏，我嘗試着寫出來英勇參加戰鬥而犧牲了的中華兒女。他們活在世上時，沒有廣大的羣衆知道他們，因為他們是在敵後戰鬥，他們死了以後，沒有千萬人的哀榮追悼慰撫一下他們的在天之靈，因為他們是無名英雄，然而那光芒四射燦爛輝煌的，中華民族復興史篇，正完全是這種無名英雄一聲不響地用血，用肉塗完成的！他們纔是真正地配流芳萬古！「一顆永恆的星」與「戰馬和鎗」會分別獲得三十一年度中央文化運動委員會的第一名文藝獎金，及本年度中央組織部的第二名文藝獎金，可是我一點也不敢欣喜，更一點也不敢覺得榮譽，真正榮譽的是死難者！——雖然他們的屍骸骷髏早已做了野草閑花的肥料，雖然他們的嘴永遠不能再說出一個字，可是他們的沈默比我現在喋喋不休地饒舌，是更盡了一個青年孩子的天職，和他們比，我有說不出，太多的羞愧和恥辱。

爲了紀念一個始終難以忘記，而也不該忘記的日本女孩子，我寫出了「美子的畫像」。這篇裏雖然飄散着甘蜜的戀情味，但，那是一個更大的悲劇。那裏有我更大的對於敵人的憎恨，更大的對於敵人的仇冤。假如可以說，我的眼淚流成了「一顆永恆的星」與「戰馬和鎗」，那麼該是我的血凝成了「美子的畫像」。



由這三篇東西中，我也看到了我自己三年以前的生活鏡頭，那時候我更年青，不怕天，不怕地，憑一腔滾沸的熱血，在恐佈的敵後出生入死，在荒涼的山野苦撐硬幹，而現在我却明媚的南方安享太平，對照起來，那時我確是生龍活虎，而如今我成了一隻墮落的，受着國家飼養的豬。

短促的三篇，薄薄的一冊，去吧，但願它能算是我千里迢迢由遠方帶來的禮物，敬贈給殷切地懷念着我們那破碎河山，懷念着我們那敵後父老的後方同胞，也更願它是一劑臭腥腥的刺激藥，使沉醉於後方的歌舞昇平，唯恐身上掛一絲抗戰味的紳士小姐們，稍稍清醒，睜一下看慣了紅燈綠酒，看慣了黃金鈔票的眼吧，也望一望那漫天烽火，那遍地狼烟的北方！

末後，我應該向這一些好心腸，愛護我的人們說聲感激：謝謝獻侯兄，治文姊，是我住在他們那溫暖的小家庭中整理完的這本集子。謝謝靜嫻妹，承晏弟，老遠地跑來替我抄錄，校對。謝謝謝冰瑩先生在她百忙中為這個集子作序。謝謝朱部長家驊，張部長道藩，和王進珊，徐仲年，楊宿佛，高寒，徐霞邨諸先生，他們都會那麼熱烈地摯誠地鼓勵我寫作，更特別謝謝田仲濟曲澗路二兄這集子的一切出版事宜都由他們一手助成，為我荒廢時間且勞心勞力，我會永遠記在心的深處。

三十一年深秋之夜

于嘉陵江畔沙坪新村王藍

# 父 親

我不能回家。我又偷偷地在門口過了一次，而不能去敲一下門，或按一下電鈴。

我手中緊捏着一張報紙，那報紙上登着我的像片和緝拿我的懸賞告示，旁邊是父親登出的和我脫離父子關係的啓事。

我倒底犯了甚麼罪呀？天！那報紙上說我危害華北治世，說我勾結土匪，說我故佈抗日毒菌，說我受重慶政府的指使殺人放火無惡不爲，說明朗化的王道樂土不允許我生存，任何一個人都可以捉住我去領一筆巨大獎金……

從此，我永遠不能回家了，也永遠不能再看見父親了；除非那現在望不到的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重飄盪在天津的那天來臨。

我多麼戀想那個可愛的家呀，那雅緻的客廳，那寬敞的臥室，那幽靜的走廊，那散溢着芬芳的花叢，那垂下串串柴色珍珠的葡萄架，那折折曲曲在牆壁上蜿蜒得那麼滑稽的藤蘿和爬山虎，那比照耀在其他地方像是更明亮更斌媚的太陽光。

我是多麼惦念我那年邁的父親呀，他孤獨地住在家裏，他會覺得荒涼，覺得冷寂，他該是在多麼傷感地低微地喚着他的小兒子呢。雖然，一點不含糊地，他在報紙上登出和我脫離了父子關係；天知道，他是多麼深深愛我，我不敢想像，當他把那張啓事拿到報館去的時候，他的手是多麼地顫抖，他的心是多麼地酸痛啊……

他也許會哭的，因為敵人生生地奪去了他的愛子。他是怎樣地由眼眶中往外滾着顆顆淚珠呢？我想不出來。在我記憶中，父親從不會流過淚的。他一直是那麼剛毅，那麼倔強，歲月染灰了他的

髮髻，可是沒染灰了他的心，他的心和我一樣地那麼鮮紅，那麼赤誠。他勇敢，他不怕惡勢力，他會有着被人們讚頌的故事。

那是廿六年的夏天，天津淪陷時，我們的家被東京兵工廠出品的炸彈炸成了一片瓦礫。父親和我逃在英租界，寄住在親戚家度日。我幾乎每天哭，像個五六歲的小娃子，可是父親每天都是那麼堅決地不許我出聲，他揪着我的肩：

『孩子，不許流那懦弱的淚。怕甚麼？爸還不老，還有氣力再給你搭一個巢，等着吧，日本鬼子還沒把我那塊地皮炸成水坑，總有一天我再蓋起一所漂亮的房子……』。

可是我們沒有錢，父親在天津的紗廠都已懸上了太陽旗，變成了倭寇兵營，父親的摺摺股票已變成了一堆垃圾廢紙……我們那新的家，只能在夢中如一座美麗宮殿似的飄個不停。

機會來了。日本鬼子來我父親去做天津維持會會長。當然，做了維持會長，洋錢會如海浪滾流

來，還愁不够蓋所房子的嗎？

可是，來做說客的鈴木良吉，碰了一個大釘子。

那天，鈴木寫來一個請帖，請父親在松竹樓晚宴。我和父親一起去的。因為我在昆弟姊妹中年紀最小，哥哥姊姊又都在海外讀書很少回國，所以父親特別喜愛我，自六七歲時便老被父親帶着去赴各處宴會。於是，父親的朋友我幾乎都能認識，鈴木是天津朝日新聞社的，父親在日本時曾和他一度住過隣居，那時他是個送報童子，在天津父親訂着朝日新聞看，便和他更爲熟悉。他現在發了財升了官，據說是在做甚麼宣撫班班長。

好，宣撫到我們頭上來了，一面吃着飯鈴木一面笑嘻嘻地向父親開始說：

「維持會長的事情非閣下出來不行，軍部當局早有這意思，我也推薦了多次。」

「我似乎不該辜負你們的美意，可是又實在難以從命，我根本絕無資格担任這種事，我沒有做

「適帶兵軍官，我也沒上過政治舞台。」父親回答了他。

是的，父親不是軍閥，雖然三十多年前他在日本留學時便是革命黨員，在國內也參加了轟轟烈烈的流血戰役。政治舞台呢，好像他上過一次，他是棉業統制委員會的委員，可是他不喜歡在那座上海的大廈裏納福，他不以為看報，吃茶，和委員們談天，也能算是辦公；他愿意看那林立的長烟囪冒出縹緲黑烟，他愿意看那能翻滾出棉花，翻滾出紗，翻滾出布疋的機器，他愿意看那勞動大眾流汗做工的熱烈情景……他毫不留戀地結束了三個月的衙門官日子，回到工廠去。

「可是，閣下是大實業家，對老百姓閣下有號召力。」鈴木在灌米湯了。

「不，我就是老百姓啊，充其量我是個工匠或商人。我不能擔任。」父親正式表示了拒絕。

「閣下，閣下一定不肯嗎？」鈴木的聲音變大了。

「『噫，噫，我不肯。』父親的聲音也够響。」

『那麼，閣下的天津的紗廠再不能開門。』鈴木改用威脅的手段。

『我知道，我知道。』父親沒動聲色。

『那麼，閣下的金華北的紗廠，河南的，山東的，都將要變爲廢墟！』鈴木的最後通牒。

『不會，日本兵過不了黃河，中國兵會抵抗的。你簡直在做夢，你以爲這又是第二個「瀋陽事件」嗎？又可以白白拾一片黃金土地嗎？不，中國不再是睡獅，他醒來了，全世界都會震驚，你們嗎，馬上就會被趕回三島去！』父親激動了，他一點也不能容忍，他站了起來。

着實把我嚇了一跳。父親簡直忘了這兒不是所謂「平安地帶」的英租界，這兒是完全被日寇佔領的南市。

可是，鈴木讓步了：

『那麼，閣下不出來，就請閣下掛個名，叫別人代幹！』

「甚麼？掛名？天哪，我不做傀儡，我更不要我的同胞做傀儡的傀儡，」父親的最後怒號。

這場宴會不歡而散。我直擔心父親和我會被鈴木事先準備好的歹人綁票似地架走，結果沒有。

鈴木窘迫萬分，仍勉強地裝做大搖大擺滿不在乎的樣子走了，我們平安地回到英租界。

第二天，鈴木又打發一個叫李榮的中國人來，和父親繼續談判。

李榮可真是够得上一位奴才典型，矮矮的個兒像個哈吧狗，瘦瘦的臉像個猴子，上下眼皮都是青的，眼珠子倒很有神，也許是剛過了鴉片隱，嘴唇薄得像一條綫，因為老在笑，那條綫便也忽成圓形，忽成弧形，使人看着更爲惡心欲嘔，呲着牙，他向父親說個不停：

『我費了這麼多吐沫，舌頭也快說爛了，你老人家還是不明白，地而上這麼亂，老百姓叫苦連天，無論如何得出來個有身份的人維持，維持！』

『你知道我的身份，是吧？那麼我就不能再丟這身份。』父親的臉嚴肅得像大理石。



『你看，你老人家還是不明白，現在你做了維持會長，不久一太平，你便是天津市市長，那時候整個的天津都是你老人家的財產。』

『呸，你忘了你披的也是中國人的皮，你怎麼說的出這麼無恥，出賣靈魂出賣祖宗的話！』父親的臉，氣得紫一陣，白一陣，白一陣，紫一陣。

我再也忍不住，我狠狠地走上去給了李榮一個耳光。那時我年紀還小，氣力也小，反被他一把抓住，可是我馬上喊出來：

『來人哪，揍死這漢奸！』

親戚家的聽差的，拉車的，厨子，老媽子都跑來了。擁而上，李榮毫不客氣地飽吃了一頓捶，臨滾時，還被我唾了一後腦吐沫！

其實，正還有許多人『毛遂自薦』地向敵人獻媚，來爭奪維持會長的位子。結果是高凌霨，七